

# 柯尔克孜族

我国柯尔克孜族(kē ěr kè zī zú)共有160832人(2000年),其中78.43%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余分布于新疆南部的乌什、阿克苏、温宿、拜城、塔什库尔干、疏附、英吉沙、莎车、皮山、和田和新疆北部的昭苏、特克斯、巩留、塔城、额敏、乌鲁木齐等地。此外,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屯也有数百人聚居,是18世纪从新疆迁去的。



柯尔克孜族姑娘

## 图腾崇拜源于动物崇拜

柯尔克孜族最早信仰萨满教,居住在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人至今仍信仰萨满教。新疆塔城、额敏县的柯尔克孜人信仰藏传佛教。但大多数柯尔克孜人信仰伊斯兰教,又有原始信仰的残余。

信仰库特,是柯尔克孜族原始宗教信仰之一。库特,柯尔克孜语是幻想中的吉祥物的意思。柯尔克孜人认为,库特能带来如意吉祥,只有胸怀坦荡、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得到它。

柯尔克孜人的图腾崇拜源于其对动物的崇拜。古代从事游牧和狩猎的柯尔克孜人,对动物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崇拜动物的力量与勇猛。他们希望借助动物的神力以求得凶猛动物的保护,视这些动物为自己的保护神,并发展自己。他们将这些动物的图形纹在身上或绣在织物上,挂于毡房内。

柯尔克孜族的传统手工业历史悠久,有木器制作、金属加工、纺织刺绣等。雕刻和刺绣的各种动物、人物、花木、日月星辰,内容丰富,造型美观,形象生动,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柯尔克孜族的超凡智慧与才能。

柯尔克孜族以善制毡制品著称,几乎家家都有的毡帽(突西吐克)是历史悠久的室内装饰品。柯尔克孜族的草编品种类很多,大都用芨芨草编制而成。这种编织品就地取材,工艺简单,经济实用,既是日常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又是独有的手工艺品。

柯尔克孜族妇女善于编织和刺绣,主要有壁毯、围帘、头巾、手帕、床上用品等。柯尔克孜族马背上总是驮着一条编制非常考究、小巧精致的“胡尔俊”,是日常生活中



柯尔克孜族弹唱

## 先民为“隔昆”

“柯尔克孜”是民族的自称,也是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称呼,国外同源民族被译称作“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说是四十的复数,可解释为“四十‘百户’”,也就是四十个部落;一说是“山里的游牧人”;还有“山中的乌古斯人”“依山傍河之人”“草原人”的说法;也有说“柯尔克”是四十,“克孜”是“姑娘”,“柯尔克孜”就是四十个姑娘。

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史记·匈奴列传》最早出现了对柯尔克孜族先民的记载。约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征服的北方诸族中,就有“隔昆”,《汉书》作“隔昆”。“隔昆”或“隔昆”即柯尔克孜族的译音。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的“隔昆”居住在匈奴以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北的吉尔吉斯湖周围,其活动地区为阿辅水(阿巴根河)与剑水(叶尼塞河)之间。

唐代以前,柯尔克孜族主要从事游牧和渔猎。至唐代,柯尔克孜族有了很大发展,人口达数十万,其中胜兵八万。他们虽然仍以畜牧业为主,但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他们能用铁制造兵器,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古代柯尔克孜族社会经济文化在当时北方各民族中,是比较先进的。柯尔克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公元5、6世纪时,受突厥汗国统治,柯尔克孜族使用过古突厥文。柯尔克孜族地处匈奴

奴西部,汉朝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征服。此后又先后为鲜卑、柔然等族所统治。

隋唐之际,柯尔克孜族被称为“契骨”,最早受突厥的统治并与突厥有姻亲关系。贞观初,突厥被唐太宗击败,契骨依附于薛延陀。薛延陀可汗派侯利发失钵屈阿栈为都督,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此后数十年中,与北方各族、与唐朝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到唐肃宗乾元(758-760)年间,契骨为回纥打败,臣服于回纥,此后被称为黠戛斯。9世纪20年代,黠戛斯在其首领阿热领导下,逐渐强盛,并发动了反抗回鹘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坚持了二十多年,公元840年,阿热乘回鹘回鹘汗国发生内讧及遭受灾荒的时机,在回鹘大将句录莫贺引导下,发十万大兵侵袭回鹘汗国,杀可汗诛掘罗勿,迫使回鹘各部离开故土,南下西迁。以阿热为首的黠戛斯统治集团在原回鹘汗国领土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一时的黠戛斯汗国,建都于牢山(约今叶尼塞河上游萨彦岭)以南赭蒲(约今图瓦)地区。

《辽史》称黠戛斯作辖戛斯。至10世纪时,契丹族兴起,黠戛斯成为契丹政权辽的属国,辽在辖戛斯设“辖戛斯国王府”。1124年耶律大石西逃,经过辖戛斯地区时,肆意劫掠,遭到辖戛斯人的截击和驱逐。

元代称柯尔克孜为乞儿吉思或吉利吉思。12世纪末,蒙古兴起时期,柯尔克孜族也曾受到蒙古的侵袭。1206年,成吉思汗将包括柯尔克孜在内的百姓分封

给大将豁儿赤。

元亡之后,柯尔克孜族的近邻西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柯尔克孜族又成为瓦剌的属部。15世纪前期,随着瓦剌首领也先的死亡,瓦剌势力衰弱,逐渐西迁到额尔齐斯河一带。柯尔克孜从此摆脱了瓦剌的统治。

16世纪时,在叶尼塞河一带的柯尔克孜族分成四个部分,被称为四个王国,即图瓦王国、叶泽尔王国、阿勒蒂尔王国和阿勒蒂萨萨尔王国。阿勒蒂萨萨尔王是四王之首。16世纪末、17世纪初,准噶尔部逐渐强大,柯尔克孜族大部分成为准噶尔的属部和属地,同时也是准噶尔汗和阿勒坦汗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此时,沙皇俄国向东侵略扩张的矛头伸到了柯尔克孜地区。柯尔克孜族人民对沙俄的侵略扩张活动进行过激烈的反抗。1703年秋,伤亡巨大的柯尔克孜人听从其厄鲁特宗主的决定,在2500名厄鲁特士兵带领下,举族越萨彦岭,迁到额尔齐斯河东南草原。迁徙过程中,除少数留在萨彦岭与唐努山之间的河谷中以外(今图瓦一带),大部分迁到了西部伊塞克湖地区、费尔干盆地及其附近山区,另一部分迁到了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一带及其附近地区,与先期到达此地的同族汇合。

清朝称柯尔克孜族为布鲁特。18世纪初,布鲁特人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以游牧畜牧业为主。为了反对准噶尔的掠夺,布鲁特与哈萨克、维吾尔一起进行了长期的反对准噶尔贵族奴役、掠夺的斗争。

## 民间文学 遗产丰富



柯尔克孜族摔跤左节

在柯尔克孜族的文学遗产中,民间文学占据首要地位。其形式有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寓言、民歌、谚语、谜语、绕口令等,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玛纳斯》是一部规模宏伟、流传甚广的英雄史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长诗描绘了柯尔克孜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柯尔克孜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军事、医学、习俗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是玛纳斯及其子孙领导柯尔克孜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生活的愿望,歌颂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柯尔克孜族的音乐遗产极为丰富。民间的“阿肯”(弹唱艺人)、“额尔奇”(民歌手)、“库姆孜奇”(琴手)等艺人,通过多种演唱形式,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柯尔克孜族的民族乐曲(库依)和乐器是最珍贵的民族文化

遗产之一。在民间流传的乐器有“库姆孜”“奥孜库姆孜”“克雅克”“秋吾尔”、唢呐、“多兀勒”(手鼓)、“巴斯”(铜鼓)、“邦达鲁”等。

柯尔克孜族称舞蹈为“比依”,内容多反映牧业、农业、手工业、狩猎等生产和生活情况。其中,反映牧业生产和生活的舞蹈最为常见。柯尔克孜族舞蹈有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男女对舞和合舞等多种形式,活泼剽悍、节奏性强,十分贴近生活。

柯尔克孜族的民间体育大多源于民间游戏,二者很难区分。游戏可分为体育、智力、娱乐三种类型。体育型如赛马、刁羊、拔河、马上角力、“兔子蹬腿”、单腿跑等;智力型如“九槽旗”“交叉旗”“藏骰子”“飞了飞了”等;娱乐型如“找伴”“蒙眼找伴”“索戒指”等。三种类型往往互相

穿插,互相渗透,寓体育于娱乐之中。柯尔克孜族的民间游戏多与历史和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其中的赛马、刁羊、马背角力等,已被列入国家正式体育运动项目。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杨鸥编辑整理)



柯尔克孜族刺绣

◎TA说民族

## 山是父亲 水是母亲

赛娜·伊尔斯拜克(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史记·匈奴列传》中最早出现了记载,柯尔克孜的先民史称“隔昆”“坚昆”“契骨”“黠戛斯”“吉利吉思”“布鲁特”等,柯尔克孜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柯尔克孜人的标志就是男子头上佩戴的“卡尔帕克”(白毡帽),说到白毡帽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古代柯尔克孜人戴的不是白毡帽,而是黑毡帽,其形状与现在大不一样。古代柯尔克孜人戴的帽子形状与颜色,同他们的邻居卡勒玛克人的帽子很相似,为黑色高尖顶毡帽。后来,卡勒玛克人与柯尔克孜人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因服装颜色相同,在战场上认敌为友的事时有发生,往往因此贻误战机。据说,有一天黑夜,玛纳斯率领他的勇士们与入侵的卡勒玛克人交战,玛纳斯的部队获得了胜利。狡猾的卡勒玛克汗却在朦胧月色中混入玛纳斯部队之中,不仅逃脱了玛纳斯的追击,反而又从背后向玛纳斯袭来,使玛纳斯功败垂成。战后,玛纳斯决定改革服饰。首先从帽子改起,使自己部众的帽子与卡勒玛克人的帽子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要有自己醒目的标志。经过充分协商,改黑毡帽为白毡帽。为了有一个美观大方的式样,臣民们推举玛纳斯的妻子——心灵手巧的卡尼凯公主设计初样。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精心构思,卡尼凯公主终于设计出了一顶美观大方的新毡帽。起初,这种毡帽只允许军中的男性勇士戴,相当于军帽,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了柯尔克孜族男子普遍戴的帽子。

柯尔克孜族另一个标志就是史诗《玛纳斯》。《玛纳斯》不仅仅是柯尔克孜族的骄傲,它更以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涵与藏族《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玛纳斯》共有8部20万行,描绘了柯尔克孜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是集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军事、医学、习俗等为一体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是玛纳斯及其子孙领导柯尔克孜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生活的愿望,歌颂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玛纳斯》长期以来由民间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已故的“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能用20多种曲调演唱《玛纳斯》,他的演唱曲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非常有感染力。史诗贯穿着保卫家乡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玛纳斯说: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土地,这正是我日夜思念的大事。为了子孙万代的神圣事业,我愿在战场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中国柯尔克孜族自古以来就游牧于中国西北部边疆的千山万水之间,“山是柯尔克孜族人的父亲,水是柯尔克孜族人的母亲。”这句柯尔克孜族的谚语,充分表达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每座毡房就是一个固定的哨所,每个牧民就是一个活着的界碑,柯尔克孜族因此被誉为“守边民族”。乌恰县柯尔克孜族牧民布茹玛汗·毛勒朵大妈从19岁成为义务护边员,踏进平均海拔4290米的冬古拉玛山沟,43年日行20公里无怨无悔默默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守边事业,在边境的许多石头上刻下了柯尔克孜文的“中国”。她被边防官兵亲切地称为“冬古拉玛大妈”,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母亲。正是像布茹玛汗·毛勒朵大妈一样的柯尔克孜人传承祖先善良、淳朴、正直的性格,固守着千里边疆,如同一道钢铁长城,巍然屹立在边境线上。